

金满楼·作品 | 李学勤·总顾问

一个民族能否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尊敬，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素养水平。其中广大全民知识面，尤其是
对自身民族历史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上杰出的时代史、中华民族的记忆坐标
历史中国，最全的中国断代史，每卷从50个角度
照该要历史事件和篇主题文章，深度阐述历史知识，还原历
本来面目，并融入最新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
究的最新成果，叙述方式，讲述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的历史，同时附录该时期重要的简编年谱，是一部信
量巨大的百科全书式的通俗历史读物。

快乐接受中国历史知识，全面揭开历史中国真相

1840—1912



历史中国，以鲜活生动的叙事文本忠实呈现大历史的非虚构
呈现历史上大众所知的隐秘性，深挖历史多面性，给
人以启迪，掀起新一轮的读史风暴，堪称一部中国历史精品之
“中国人都能读懂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重印及再版率
高的历史书，家庭收藏、馈赠亲友、学生热读，国人留给
子孙后代的传世之书。

是力量，是文化兴国，读《历史中国》，快乐
国历史知识，开阔眼界，启发智慧，提高修养，增
自尊、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为这一代人更好地接
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增加原动力。

重印、再版率最高的历史书



国出版集团
代出版社

历史中国

晚清原来是这样

金满楼 作品

(1840—1912)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原来是这样 / 金满楼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43-0640-8

I. ①晚… II. ①金… III. ①中国历史—清后期—通俗读物 IV. ①K25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9507号

晚清原来是这样

作者 金满楼
责任编辑 吴庆庆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址 www.xdcbs.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25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0640-8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001 | 一 数砖：一个晚清高官的官场体会
- 006 | 二 天父下凡：洪秀全何来的“正确思想”
- 011 | 三 天京事变：天国兄弟的大火拼
- 016 | 四 叶名琛：客死异国无人问
- 023 | 五 浴火浩劫：圆明园的百年伤痛
- 027 | 六 糊涂之争：京师同文馆风波始末
- 032 | 七 花甲回忆：丁韪良的在华六十年
- 037 | 八 李提摩太：从肉体救赎到精神救赎
- 043 | 九 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 047 | 十 海归容闳：我有一个梦想
- 053 | 十一 留美幼童：横渡大洋的孩子们
- 059 | 十二 孤悬海外：琉球是怎样陷落的
- 064 | 十三 御史尸谏：清末宫荒下的言官棱角
- 068 | 十四 清官固穷：“救时宰相”阎敬铭
- 072 | 十五 不败而败：中法之战的“求和论”
- 078 | 十六 长崎事件：北洋水兵的洋斗殴
- 082 | 十七 购舰记：甲午海战中的“外援春梦”
- 087 | 十八 惊天密谋：“围园杀后”真相可循
- 092 | 十九 御弟载沣：不想当皇帝的富贵闲人
- 098 | 二〇 使馆之围：宣战背后的难言之隐
- 104 | 二一 小报涅槃：《苏报》案的“案中案”
- 112 | 二二 漂洋出海：五大臣西方取经

118	二三 科举残梦：旧秀才与洋进士
124	二四 不道德的收入：清末禁烟的悖论
130	二五 钱是万能的：赤字财政逼倒清廷
134	二六 猛虎中箭：岑春煊的肃贪与挨整
141	二七 侠女竞雄：秋瑾的生前与身后
146	二八 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下的合理逻辑
151	二九 罪多虚妄：李莲英的太监往事
156	三〇 1910：一个美国社会学家的中国观察
161	三一 抢米：抚衙门口的革命总预演
166	三二 皇帝的香案：假保路干掉了真铁路
172	三三 宋教仁：一介书生要革命
177	三四 革命浪人：宫崎滔天的英雄梦
182	三五 梅屋庄吉：千金一诺为革命
187	三六 王金发：山大王革命春秋
192	三七 乱世伍廷芳：七十老翁何所求
197	三八 难为张謇：状元反水为哪般
202	三九 被错杀的高官：端方的不归路
208	四〇 买官者的革命：吴禄贞的非常之死
215	四一 年少英豪：尹昌衡铁血立威
221	四二 投名状：张宗昌的“革命变身记”
227	四三 我本善良：七品报人汪康年
231	四四 女界先锋：吕碧城风华绝代

237	四五 难缠的“国辫”：一剪了之
242	四六 天足：小脚里的大革命
247	四七 阿Q的辛亥年：那个圈没画圆
253	四八 辛亥探源：清廷覆亡的先兆
258	四九 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历史瞬间
263	五〇 宫廷杂记：皇帝家的那点事
270	晚清大事年表
279	参考文献
282	后记

一 数砖：一个晚清高官的官场体会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者之一，伊里布也一直为世人所唾骂，但这位曾任两江总督的朝廷大员，其人品也未必太坏。

伊里布，字莘农，满洲镶黄旗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自幼勤敏好学，29岁中进士（嘉庆六年，1801年），这在过惯了优越生活的旗人中并不多见。科场之外，伊里布曾历任通判、知府、知州、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做到陕西、山东、云南三省巡抚，云贵总督、两江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其仕途看似稳扎稳打，一步一个台阶，但在起步阶段，却险些栽了大跟头。

《啸亭续录》中说，伊里布做云南通判时（通判为知府佐官，正六品），当地苗民起义被镇压，武将们为贪功将一些无辜老百姓也抓了进来，总督伯麟命伊里布前去审讯。伊里布了解真相后，即将无辜之人全都释放。骄横的武将们得知后大为恼怒，遂跑到伯麟那里大告其状，伯麟听信一面之词，于是将伊里布召来狠狠地训斥一番。

令总督大人没有想到的是，伊里布竟然当面顶撞：“下官职位虽低，但也深知为人做官的本分。那些无辜之人均有父母子女，岂能靠屠戮无辜来取媚朝廷？何况，下官所释均为无辜之人，如果那些人再有反叛，下官愿以项上人头作为担保，要杀要剐，唯命是从。若是以杀害无辜之人作为升官之途，就算提拔做督抚，也非下官所能为也。”伯麟听后颇为震动，待其走后连叹：“奇男子，真奇男子也！”

随着对史料的翻检，伊里布最让人感触的还不是以上“一正一反”的形象反差，而是伊里布在清人笔记《留仙外史》中与某客人谈起的这段往事。开篇，伊里布即感慨地说：“人生在世，或由福而祸，或由祸而福，皆有定数，无法预料。想当年，我坐在云南抚军衙门外西偏房的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上苦等接见，只能默

数屋中的椽木方砖作为排遣——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啊！”

客问其故。伊里布说：“我当时做云南通判，因被弹劾而去官，穷得没办法，想去求抚军批准拨点盘缠，外面站岗的人见我没钱通融，又是新被废的官员，不肯前去通报。我恳求再三，他们才答应，让我到西偏房等候。

“我在西偏房里，看见大小官吏们排好队，随后又听站岗的人分别传令谁谁谁进去。当时看到司道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府厅官员进去了，接着又出来了；州县官员也进去了，又出来了；武将们也进去了，出来了。眼见等待接见的人越来越少，我想应该到我了，不想这时突然听见站岗的人大声道：‘抚军大人有令，今日接见诸人办理公事，时间已到，大人非常疲惫，没接见的人今天且退下，明日再来！’

“我一听傻了眼，只好自己走回去。第二天，我又眼巴巴地赶来求见。然而，我往返三日，都没见上抚军大人，每次都是如此。

“在这几天里，我在抚军衙门外的西偏房里，坐在一张胡床上屏息枯坐，一无所事。穷极无聊之下，我仰头默数这屋里从东到西有几根椽木，数完了椽木后又数椽上的方砖又有几块，反反复复，最后数得是一清二楚，到现在都还记得。最后，我还是没见着抚军大人。云南离京师万里之遥，我当时又没有足够的盘缠，无奈之下，只好让我的妻子儿女暂留云南，我孤身一人先回京城，到时向亲友们借点钱，再想想其他办法。

“没想到我回到京城，亲友们听说我已被罢官，路上见了我一个个都远远地绕着道走，生怕被我看见，当时也没有一个人来问我的状况如何。所幸当时朝廷规定，旗人因公去官的，可以请求觐见皇上。一个原来的下属跟我说：‘你现在都困窘成这样了，不如送点钱给那些值守的人，看他们会不会帮你安排觐见，指不定皇上还真就见你了，到时你的事情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

“我当时心想，反正已是山穷水尽，干脆就孤注一掷吧。于是我狠狠心，把我当时剩余的一点钱全拿出来送给值守的人，这才得以具文上奏。也算我的运气好，当时皇上正好挂念云南之事，见我从云南来，便特意召见了，询问那边的情况。

“我得此机会，把云南的情况还有我自己的情况都如实汇报，皇上听后，觉得我说得不错，便命我官复原职，仍回云南办事。亲友们听说我复官了，陆续有人向我庆贺。正要出京赴任时，皇上又越级提拔我为知府。消息一出，向我庆贺的人多得不得了，有建言献策的，有馈赠物品的，还有送钱的，一个个还生怕我不收。

“出了京城后，朝廷又下令让我先做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比按察使低一

级)，仍旧在省城办公。我回到云南与妻子儿女重逢后，感觉恍如梦中，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到家的第二天，我前去谒见抚军大人，站岗的还是那几位，但这次却大不相同，这些人见我后赶紧起身，一个个脸上堆着笑地前来招呼我。进去一通报，抚军便传命：‘请！’

“我进去后，抚军大人和颜悦色，极力庆贺，他见我还穿着监司的衣服，便惊讶地问：‘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皇上有令，特命你做云南按察使，你怎能还穿监司的衣服呢？’说罢，抚军大人掉头呵斥左右：‘还愣着干吗，赶紧去把大人的衣服拿来！’于是我就在抚军衙门把按察使的衣服换上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可谓春风得意，一路高升，不到两年，我便由按察使转为布政使，随后又升为云南巡抚。我受命巡抚的地方，正好在抚军衙门的那间西偏房，当时屋里焚香设案，正当我九拜谢恩时，忽然抬头看见西偏房屋顶的椽木方砖，历历在目，我立刻想起了当年曾在这里苦等3天、想见抚军大人一面而不可得的情景，心里不胜歆歆。

“随后我升堂办事，手下人通报说，云南大小官吏都来向我祝贺，现在屋外等待接见。于是我按次序一一接见，就跟当年我看到的一样，司道也进，司道也出；府厅也进，府厅也出；州县也进，州县也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抚今追昔，真是感到人生如梦，令人感慨万千！”

“接见完后，我把门外负责通报的属下们都叫进来，告诫说：‘你们都好好听着，从今以后，只要有人求见，都必须通报。接待那些求见的人，要好好对待，不要仗势欺人，不要让西偏房里再有人默坐胡床，求见不得，徒劳无助地仰头默数木椽几根、方砖几块！’”

官场炎凉，人情淡薄，伊里布的感悟故事虽说只是野史，但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无独有偶的是，清末《清代名人逸事》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乾隆、嘉庆朝封疆大吏勒保刚到成都府做通判时，因不讨上司喜欢，时常遭到呵责，趋炎附势的同僚们也都对他爱答不理。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竟无人理睬，因而一直郁郁不得志，但因家里穷，不敢挂冠而去，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年，听说某人要来四川当总督了，此人正是10年前的故交，勒保因此心中窃喜，又不敢告人。总督将至，勒保先到郊外迎接，但总督没有见他，他有点失望。到了成都城外，勒保去拜见，又被挡了驾。到了总督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唯独没有接见他。由于名帖已递去，勒保不敢径自离去，天气又热，直等得汗流浹背，心

中愤恨欲死。正踌躇间，忽然听到传呼：“请勒三爷！”

不称官名而称行辈，是朋友圈子内的称呼。这声称呼让勒保恍如羈囚忽闻恩赦，他立即理好衣冠，疾趋而入，却见总督不戴官帽，立于檐下，指着他笑骂：“你太无耻，这个样子来见我。”勒保下跪行礼，总督拉起他：“不要你磕狗头。”还叫随从帮他解除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带到后院乘凉饮酒去。”

总督越骂，勒保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表明总督不将他当外人，因此在后院中把酒话旧时，他简直有点飘然欲仙了。当时众官还未散去，见到他与总督这般亲密，都颇感震惊。勒保饮到三更回来，知府、知县还在衙门中等他，一回来，他们便拉着勒保的手问长问短，问总督有何指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他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他套近乎。而勒保还是当初的勒保，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

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清末外务部任职时，品级高的官员乘坐到部，门吏须高声通报，而他乘的是微末之员才坐的人力车，最初门吏颇为藐视，并不通报。后来那些人知道了他的官职是参议，而且对他乘坐人力车习以为常，这才开始通报。等到他买了一辆马车，这些傲慢的门吏们立刻变得毕恭毕敬起来，每次到部，即高声通报。

颜惠庆是喝过洋墨水的人，精通洋务，本篇的主角伊里布就不同了，他在两江总督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事。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侵占定海，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革职，伊里布被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筹办进剿，在见识了这支明显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舰队后，伊里布不无直接地向道光皇帝奏报：“其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破此尤非易事，非厚集兵力，亦恐难以制胜。”但道光皇帝却以为他畏葸怯战，长了洋人的志气，灭了天朝的威风，非要他率领中世纪的水师前去与装备了大量舰炮的英国舰队开战，这种以卵击石的自取灭亡之举，着实难为他。

在与英方的交涉中，伊里布属“主和派”无疑，当时乡民抓获了20多名英军士兵，伊里布加以善待并向道光皇帝提出以“释放俘虏作为交还定海”的建议。在谈判中，伊里布派家丁张喜以六品顶戴携带大量鸡鸭牛羊前往定海犒赏英军，英军则以洋布等物作为回赠。但双方的礼尚往来并没有达成一个满意的谈判结果，英方提出要“另行酌给一处”方肯退还定海，这让道光皇帝大为愤怒，随即他便命令伊里布“痛加攻剿，无稍示弱”；数日后，未见回报的道光帝又谕令伊里布“痛加剿洗”。

伊里布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委婉地奏称：“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道光得报后很不满意，随即下了一个有威胁的命令：“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

聚而歼之。倘事前不知筹度，临时坐失机宜，朕唯伊里布、裕谦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

伊里布心里清楚，收复定海势必渡海作战，而“江浙两省之兵，柔脆者多，劲勇者少，潜师进剿，非实在精锐之兵不能集事”，即使被道光帝斥责降罪，也比白白送死的好。道光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回两江总督本任，改由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进剿。

两个月后，伊里布被后任裕谦弹劾“遣家丁赴敌船事”而遭褫职，随后押赴京城讯审。回京不久，这位已近 70 的老大员被发配军台，以示惩戒。

经两年的战争后，清朝的海防被证明是不堪一击，道光皇帝的态度也就不再那般的强硬。1842 年初，在清廷微露议和之意时，英方称谈判须请伊里布筹办，浙江巡抚刘韵珂得知后，即以伊里布为“夷所感戴”，奏请发往浙江军营效力。道光皇帝考虑再三，只好将当时罪戾边疆的伊里布召回并赏给七品顶戴，随杭州将军耆英赴浙差遣。

但是，英军此时的主攻方向已不再限于沿海而是逆长江而上。8 月初，英国公使璞鼎查率领一支由 80 多艘战舰及 4500 余名士兵组成的庞大舰队连克吴淞、镇江，之后进逼两江总督的治所——江宁（即南京）。昔日平静安宁的江面，如今耸立的却是侵略者的炮口，英国舰队就停泊在仪凤门外的草鞋峡，等待着清廷谈判代表的到来。

8 月中旬，耆英、伊里布来到南京并会同两江总督牛鉴与英军展开和谈，那位“六品家丁”张喜再次发挥大作用，一些谈判的细节竟然由其完成，譬如赔款数量由 3000 万元减为 2100 万元等。直到 8 月 20 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才登上英国舰队的旗舰“康华丽”号与璞鼎查直接会谈。8 月 29 日，《南京条约》在“康华丽”号上举行签字仪式，条约共 4 份，其中两份由耆英、伊里布、牛鉴及璞鼎查 4 人分别盖印签字，另两份则交由道光皇帝及英国女王“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各执一册，以昭信义”。

为庆祝胜利，“康华丽”号这一天布置得富丽堂皇，英国水兵也统一着军礼服。签字仪式结束后，英军鸣放了 21 响礼炮。礼炮本无恶意，但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仍为之胆战心惊，在轰隆隆的炮声中，这些大员落荒而走，毫不体面地结束了这场屈辱（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感觉到）的议和，而英军则在 9 月下旬收到了第一批赔款（600 万元）后离开南京。

战争结束了，伊里布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在鸦片战争结束的次年，伊里布在广东任所于困病中弃世，终年古稀增一年。事后，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敏”。

二 天父下凡：洪秀全何来的“正确思想”

在1837年初的广州府试中再次落榜后，24岁的洪秀全大病一场，40多天高烧不止。昏迷当中，洪秀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看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屋中，接着一群人吹吹打打，一队黄衣童子飘然入室，并用一顶极华美的轿子将他抬起，不断升高飞翔，飞入云端，最后飞到一个极光明的地方。在那里，洪秀全见到了一个身材高大、衣着龙袍的长者，他将洪秀全的肚腹轻轻剖开，取出原已污秽的内脏并易之以新后，伤口倏然而愈，不留丝毫痕迹。

洪秀全目眩神迷之时，这个留着金色胡须的威严长者自称是他的父亲，并告诉他人间正受到妖魔的祸害，他的任务就是下界前去斩杀妖魔，拯救人间。为帮助他战斗，老者又给了他一把名叫“云中雪”的宝剑，并派他的兄长耶稣前去助阵。炫目的光芒中，洪秀全挥舞着宝剑，耶稣捧着发光的金印，兄弟俩飞过33层天界，杀向人间。

昏迷中的洪秀全，经常高呼：“杀妖！杀妖！”围坐在旁的家人大为惊恐，他们以为洪秀全被鬼缠身，即将离开人世。但奇怪的是，洪秀全不久即恢复了健康，高烧退后，他仍像往常那样拾起儒家课本，准备再次应考。不幸的是，洪秀全在之后的7年中越考越差，最后不得不彻底放弃，改以教书谋生。

百无聊赖中，一个名叫李敬芳的远方亲戚偶然路过访问，他在洪秀全的书房里无意中发现了本模样古怪的小册子，于是好奇地将之带走借阅。还书时，李敬芳声称这是一本“神书”并向洪秀全极力推荐。半信半疑之下，洪秀全拿起了这本丢弃已久的小册子，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那个反复困扰了他7年之久的怪梦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找到了答案。

小册子名为《劝世良言》，作者梁发，中国人。梁发原是印刷工人，他曾协助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印刷《圣经》并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位华人牧师。梁

牧师编写的这本《劝世良言》，主要内容是圣经原文及他个人的理解，因其通俗易懂，对初学者颇为相宜。为更好地传教，梁牧师和他的助手常在广州贡院开考时向沿途士子们免费发放，洪秀全的这本或许即由此而来。

尽管洪秀全不承认那次高烧前看过《劝世良言》，但其梦中的情节与基督教的赎罪、洗礼、驱魔等大体接近，而他后来所称的“天父天兄”，实为《圣经》中的“上帝”与“耶稣”。后人常以为洪秀全为欺骗会众而编出了这样一个神话，但从其多次诚恳地引用来看，洪秀全虽然有神化自己的嫌疑，但也存在高烧幻觉下做过这样一个梦的可能。

宗教的力量是无穷的。不久，洪秀全便与李敬芳按照《劝世良言》提示的宗教仪式相互施了洗礼，他们把水洒在对方的头上并默祷“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算是自行入教。在洪秀全的影响下，好友冯云山与堂弟洪仁玕也先后加入，不过这次他们改为浸礼（到附近的小河中洗浸全身）。之后的几个月里，这三位教书先生潜心钻研《劝世良言》并创立了“拜上帝会”，在“上帝”的召唤下，他们在私塾里撤去了孔子牌位，但也因此丢了塾师的饭碗。在乡民们疑惧的目光中，洪秀全等人开始自行传教，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成为“拜上帝会”的首批信徒——梁发播撒多年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尽管洪秀全声称自己的理论来源于基督教，但他的自行洗礼毕竟不能算是“入教”，而其传教水平也确实有所欠缺。事实上，洪秀全原本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洪秀全也最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这件事要从一位名叫罗孝全的传教士说起。罗孝全是浸礼会的一名职业牧师，在洪秀全大病一场的那一年（1837年），他从美国田纳西州来到中国并参加了由另一位知名的传教士郭士立所组织的汉会。洪秀全等人自行传教时，罗孝全和一些汉会会员也得知了他们的活动。1846年，一名已皈依的基督教徒在访问洪秀全时劝他们去广州找罗孝全听布道，但当时洪秀全因忙于教书而未能成行。次年，罗孝全的一位助手写信给他们，洪秀全才与洪仁玕一同到了广州，并在罗孝全的指导下学习了由郭士立翻译的《圣经新约全书》《圣经旧约全书》。

一段时间后，洪秀全请求罗孝全为他做正式的洗礼，罗孝全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了两名汉会会员前往洪秀全的老家调查其情况。准备工作都已完成，洪秀全准备好誓词，受洗仪式的日期也已确定，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洪之间却出现了一点小

问题并最终导致洪秀全未能受洗。

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洪秀全在受洗之前给罗牧师讲述了那个异梦，罗孝全听到洪秀全自称梦中上帝称他为儿子时大为惊骇，认为这根本是一种玷污上帝的异端思想，完全没有达到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因而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礼；另一种说法是，有人在洪秀全受洗之前设计陷害他，因为其他一些为罗孝全服务的中国教徒对洪秀全心存嫉妒，他们害怕洪秀全抢去自己的工作机会而有意给他下套，即让洪秀全向罗孝全提出在受洗之后获得一份有薪的差使，但洪秀全不知道的是，性格火爆而又极其虔诚的罗孝全最讨厌别人提出这样的经济要求。由此洪秀全至死也没能当上真正的基督徒。

洪秀全离开广州时，带回了一本由郭士立翻译的《圣经》，他随后溯西江而上，去寻找已在紫荆山区传教数年的冯云山。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冯云山已在那里打开局面，他们阔别3年后，终于重聚在一起研究由洪秀全带回来的《圣经》。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洪秀全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正并补充了自己在家中创作的革命“老三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这为日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不知道是洪秀全没有看懂，还是他有意没看懂，拜上帝会的宗教理论与友邦的基督教义出入颇大，其中以“天父天兄”论与“三位一位”说的冲突为最大硬伤。所谓“三位一位”，原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非分开的三个神。《约翰福音》中很清楚地写着“天堂有证，三者存在。圣父、福音、圣灵，且三位一体”，但革命伊始，洪秀全即自称在梦中见到天父、天兄并自命为“天父幼子”，这种自附神灵以抬高自己的言说无疑是对上帝的极大不敬，如果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此胡说八道非当成异端烧死不可。

更恼的是，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天父上帝后又添了几个儿子，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甚至还出了个女婿——西王萧朝贵。再后来，这些人的儿子们也进入了上帝的孙子辈，倘若上帝有知，非得吐血不可。不仅如此，洪秀全后来还独创了“爷降节”、“东王升天节”、“哥降节”等，以纪念杨秀清、萧朝贵等开国功勋，至于圣诞节，反不受重视。

友邦基督徒虽然对太平天国享有亲善，但他们对洪秀全等人的“肆意妄为”也同样感到担忧而反感，如英国公使文翰即指斥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伪造的启示”，虽然其大致以“旧约”为基础，但“已掺入了迷信及谬误的成分”。耶稣曾说过，任何罪

都可以赦免，唯有褻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洪秀全虽然拜在了上帝的门下，但这种“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异端之举让他们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对于杨秀清这种动不动就“哐当”一声倒地并声称自己是“天父、天兄”下凡的骇人之举，友邦人士更是深恶痛绝，虽说这种中国特色的民间迷信在关键时刻能哄倒无知识的下层会众，但其冒充上帝妄传圣言的表演无疑使上帝成为一个被任意侮辱的工具。

1854年，一些英国人向天京提出质疑并质问“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是什么意思时，东王杨秀清反诘他们，“你们这些外国人自以为拜上帝的时间长，但你们可晓得上帝有几高大？腹几大？生何须？须何色？须几长？会题诗否？耶稣长子今年几岁否？耶稣生有几女否……”这50个关于上帝的十分具体的问题把英国人问得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为了让会众更好地理解教义，洪秀全对基督教仪式做了一些中国化的改进，譬如拜上帝教的布道，洪秀全就按中国式的道士作法将布道文稿当众焚烧，有时还鸣放鞭炮，把气氛弄得相当热闹活跃。后由布道衍化出来的“讲道理”活动，更是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中国特色非常明显。

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中说，在占领武昌期间，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宣讲活动，每次都敲锣打鼓让大家仔细聆听，内容无外乎“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意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但“讲道理”有时也会有不和谐之音，据陈徽言的记载，他曾亲眼看见某士人高声抗辩，驳斥其宣传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辩论不过，恼羞成怒之下，“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要将此人“五马分尸”。可抓来的五匹马未曾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折腾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大不耐烦，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从拜上帝会的教义出发，太平军烧毁孔庙、砍死儒生并不稀奇，但真教徒也有危险。史景迁在《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一书中曾提及，太平军攻入南京后，至少有30名真正的天主教徒被持有武器的同等信仰者“烧死在家或者抛尸街头”，而幸存下来的天主教徒被拜上帝会的信徒们捆绑起来，勒令他们接受自己的祈祷仪式。

虽然拜上帝会也规定七天为一个礼拜，但洪秀全却别出心裁地颁布了太平历（一年366天）。就算是《圣经》，洪秀全也敢于删改，如《创世纪》第九章中一些不符合中国礼法的内容也被断然删去。当然，洪秀全自创的“教义”也不是一无是处，

譬如劝诫戒酒戒鸦片等就颇可采纳，有诗为证：“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原道醒世训》里，洪秀全宣传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但洪秀全最为人指责的，是他的伪善。正所谓“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污点，不是靠刷点历史的石灰就可以轻松抹去的。

太平天国等级森严，特权现象极为严重。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圣库制度下，高层们比其他人更“平等”一些，他们的生活荒淫奢侈，确实“无处不饱暖”，但下面的会众却是一无所有，过着集体供应的生活。太平天国早期，“别男女”，拆分家庭，会众娶老婆、建家庭均在禁止之列，天王、东王、翼王等人却拥有众多妻妾，甚至连洪秀全的儿子，那个才10岁的“小天王”都分了4个老婆。

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但妇女同胞的脚是解放了，其目的却是派去干活与行军打仗，很多被解放的妇女因此被折磨而死。更恶劣的是，天王有时候还拿妇女作为赏赐品，赏给那些打仗出力的人。

对于女色，洪秀全有较强的嗜好，金田起义时即纳妃15人，永安围城时纳妃36人，武昌期间，“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等到了天京小天堂，更是大肆征选美女。《江南春梦笔记》中说，天王府里有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又有姘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光妃嫔就有1168人。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天王府也曾尝试用太监，但阉割技术复杂，曾一次阉了八十，死掉七十七，剩下的三个也成了废人，只好作罢。至于其他男性，天朝门外有诏：“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即杀头）！”“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瀚愁”，这些女人进宫后，除给洪天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外，首先要熟悉以下杖责戒律：“服侍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若有犯错，“打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刀）下罪难容！”天王府里敢顶撞天王、至死不认错的人，甚至受到了五马分尸或“点天灯”的酷刑。

“十年壮丽天王府，空余荒蒿野鸽飞。”天王府由原两江总督衙门改建，规模宏

大，方圆近十里，从1853年建到1861年，才完工一半。自从洪天王1853年进了天王府后，除有一次被逼去东王府给杨秀清封万岁外，再没出过天王府，一直到死。“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在女儿国中如此享乐，以至于后来天京危急时，李秀成请求“让城别走”，洪天王死也不肯答应。

对于洪秀全与天国的堕落，来华传教士的内心很是不安，特别是罗孝全。丁韪良在《花甲回忆》中说，罗孝全后设法访问了天京，“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好的结果，究竟是由于起义军内部的极度腐败，或是因罗孝全缺乏圆通与宽容……或者是他试图劝说他们采用浸礼和放弃他们发明的洗礼新方式而触怒了他们……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很快便与他的慕道友们发生了争吵，并且不得不为活命而逃跑”。

1860年，罗孝全到天京后得到了盛情接待，他获得高等住房、精美食物和一份丰厚的薪金，另外，洪秀全还赐给他3个妻子（当然，他没有接受而只是接受了一套华丽的官袍）。但洪秀全对当年之事仍耿耿于怀，他曾发出这样的疑问：“番人罗孝全是真心诚否？”令罗孝全不快的是，在洪秀全接见时他被要求行跪礼，他正想拒绝，但“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命令搞蒙了”，在所有的在场者下跪后，他也“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1862年，罗孝全逃离天京后，怒气冲冲地给报界写了一封信，信中大骂洪秀全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建立不了任何有组织的政府”——而去天京前，他却把洪秀全形容为“纯洁无瑕的人”。

对于太平天国的彻底失败，海外史学家史景迁嘲讽说，“即使天父皇上帝对天王的离世感到伤心的话，他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迹象来表明这点。洪秀全的哥哥耶稣也是默不作声”。“天父天兄”都不吭声，想必他们早就看穿了洪秀全的把戏。

三 天京事变：天国兄弟的大火拼

1856年9月初，天京城外秦淮河的出口处，原本碧绿的江水忽然被染成了血红，一些被捆绑的黄衣黄褂者尸体顺河漂流，数量之多，令人震惊。正在围攻天京的清军断定，太平天国一定发生了内讧。这次他们还真猜对了。